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论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山西师范学院政治处宣传组编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日

A1
50

A1

馬克思、恩格斯

論反对“左”、右傾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
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着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始终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
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九七二年五月一
版，下同）第一卷第二八〇頁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三月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八四頁

一八四八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

原书缺页

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三四頁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将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四頁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九二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七七頁

列宁論反对“左”、右傾机会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新复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看的，他们渴望建立一个通过改良、通过阶级合作而走和平道路的统一的民主的大党。

《革命青年的任务》一九〇三年九月

《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三十九頁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修正主义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

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进一步退两步》一九〇四年二——五月

《列宁选集》（一九七二年十月二版，以下同）第一卷第四九九頁

他们有机会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似是而非的“迁就”暂时的情绪、状况和关系的可能性，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长远的、主要的、根本的利益。

《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論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一九〇六年五月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四三七頁

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迁就一时的情绪，不能反对风行一时的东西，政治上目光短浅，毫无气节。机会主义就是为了党的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一九〇六年十月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二二二頁

招牌是你们的，而货色是我们的，——这就是地道的机会主义阴谋家孟塞维克通过自己的提案所道出的本意。

《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一九〇七年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九二頁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九〇八年四月三日（十六日以前）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頁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必然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

……

……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外人，使他们服从自己，而不是服从他们，善于及时地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外人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

们清楚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

《取消取消主义》一九〇九年七月十一日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四二三——四二四頁

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加强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九一〇年十二月

十六日《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九六頁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说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说成是奴隶们为了换取几文钱而出卖自力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九一三年三月一

日《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三九頁

修正主义或“修改”马克思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

《图快出丑》一九一四年五月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二二頁

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

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

《以后怎么办？》一九一五年一月九日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九一頁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

《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九一五年五月下半月——六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四九頁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同上六五三頁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是这个事实的意义却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好想过的。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

同上六五四頁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了；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揭穿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虚伪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社会主义中两派的斗争，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英国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一九一五年六月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四三頁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本国”政府渡过难关，而不利用它的困难进行革命。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事实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异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九一五年八月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七九页

我们不可能（谁也不可能）估计到，无产阶级中间究竟有哪一部分人在现在或将来会拥护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只有斗争才能证明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决定这一点。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的人”只代表少数。因此，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九一

六年十二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九七——八九八页

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月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七四页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

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

同上一八八頁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二九——六三〇頁

在用反动的市侩的牢骚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纪录的正是考茨基先生。他一直是痛惜现在，埋怨哭泣，担惊受怕，鼓吹调和。这位倒霉的骑士平生所写的都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但到了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关头，到了社会主义的前夕，我们这位聪明人却毫无办法，嚎啕大哭，露出十足的庸人的原形。

《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九頁

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

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列宁全集》第三卷第四三頁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而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三頁

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五六頁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脏。这一点在政治上决不是总象这

个幼稚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应许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骗子。

同上一九四頁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七月
十九日——八月七日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〇三頁

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善于适应环境（但并非凡是适应环境都是机会主义），而孟塞维克这班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派的，他们涂着保护色，正象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

《关于清党》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日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五六三頁

斯大林

論反对“左”右傾机会主义

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除了其他一切条件外，还必须使党的路线正确；必须使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积极拥护这条路线；必须使党不要仅限于制定总路线，而要天天领导这条路线的实现；必须使党同脱离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以及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必须使党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锤炼自己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一九三〇年六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九七頁

无产阶级革命底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底胜利，没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这样一个不受机会主义沾染，对妥协者和投降主义者取毫不调和态度，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持革命态度的政党，是不可能的。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一九三八年）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
第四三一頁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

队伍。.....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

《論列宁主义基础》（一九二四年），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六〇頁

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党是工人阶级底领导部队，工人阶级底先头堡垒，工人阶级底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有缺乏信念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要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这样的斗争分明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一九三八年）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

第四三九頁

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底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底建设者的使命。

我们党内部生活发展的历史，是与党内“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及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把他们粉碎的历史。

党史教导说，所有这些投降主义者集团实质上都是孟什维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底余孽，是孟什维主义底继续。他们也如孟什维主义一样在工人阶级和党内执行了传达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因此，为消灭党内所有这些集团而斗争，就是继续为消灭孟什维主义而斗争。

假如我们没有击破“经济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那我们就会不能建成党并引导工人阶级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

假如我们没有击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我们就会不能准备好为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

假如我们没有击破一切和各种民族主义倾向者，那我们就会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会不能保持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底旗帜，就会不能建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九三八年）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

第四三八——四三九页

反对派联盟的特点是：它虽然事实上是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表现，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却竭力以革命的词句粉饰自己的行动，竭力“从左面”批评党，竭力穿上“左的”外衣。这因为反对派联盟主要是向共产主义无产者呼吁，而共产主义无产者是全世界无产者中最革命的，他们受过革命传统精神的教育，根本不会倾听明目张胆地从右面来批评党的批评家的话，所以反对派联盟为了推销自己机

会主义的货色，就不得不给这种货色贴上革命的标签，它很清楚，只有用这种诡计才能引起革命无产者对它的注意。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二〇一页

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低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诀窍，因而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要求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宽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要求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推到后面去，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

我们党内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高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只看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而看不见我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陷于悲观失望，只好用我们党正在特米多尔化的胡说来安慰自己。

列宁说：“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根据列宁这句话，“左”倾就做出不正确的结论说：在苏联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对农民是毫无办法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是已经过时的思想；如果没有西方胜利了的革命的及时援助，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会垮台或蜕化；如果不采纳那种幻想

的、不惜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的超工业化计划，那就必须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已经毁灭了。

由此就有“左”倾政策中的冒险主义。由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的”的跳跃。

毫无疑问，如果“左”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自己的农民基础，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脱离其余的工人群众，因而就会使无产阶级遭受失败，使资本主义恢复的条件容易形成。

可见，这两种危险，无论是“左”倾危险或右倾危险，这两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无论右倾或“左”倾，虽然从不同的两端出发，但引起的后果是一样的。

这两种危险哪一种坏些呢？我认为两种都坏。

《論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一九二八年十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一九九——二〇〇頁

我们说：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列宁谈到召回派时说过，“左派”也就是孟什维克，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现在的“左派”也应该这样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实质上就是右派，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是用“左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右派。

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有人会说：既然“左”倾实质上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倾向，那末它们之间的差别何在？两条战线究竟何在？的确，既然右派获得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增多，而